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點一

一

				漢書門
一		田		
〇	一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漢
六		田	書
函	一	〇	
二	〇	三	
冊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
冊數	10 (3)	
函號	276	6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

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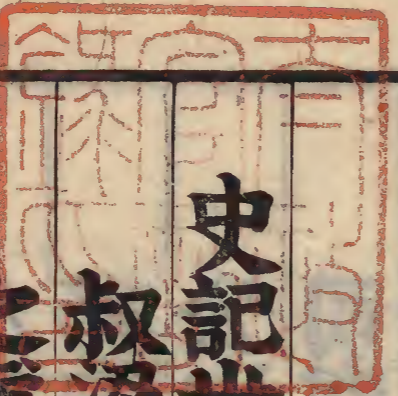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

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下為司職吏畜蕃

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穡義與我同蓋繫適周問禮於老

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



朱注論語
四十一

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

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

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

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

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

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

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

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

二年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適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及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

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

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肝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李

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

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曾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

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

書傳禮記

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

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

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
去唯子貢廬於家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
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
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
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
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
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
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
讀

程子曰頃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

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也故說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入何

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入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

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上

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子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

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

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二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偏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且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如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

為美小大由之

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以禮節

承上文而言知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

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

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

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

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殖蓋先貧後富而嘗

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
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礪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

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

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

知不知入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拱音亦

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轉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治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慮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

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道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徙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

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

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

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

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固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

能問也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定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者

者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八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嘗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或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私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和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以爲也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觀此視爲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

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察則又如詳矣安所樂也所由焉於度之度所留反焉何也度

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 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曰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徧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差之幾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加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言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爲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

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

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

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

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

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子曰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

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軻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軻音月木

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軻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入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

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

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林放問

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本而

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簠。豆。鬯。爵之節。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能也

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止。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

子曰夏間曰。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與籍也。獻賢也。言一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若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之意莫深於禘。非不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心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一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蓋周

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

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

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擣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力之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

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

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講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及。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一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

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

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

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歟

子聞之曰成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

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身脩德以致王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

焉於度及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死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

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

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于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

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太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

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

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

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

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勳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

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

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

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有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

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

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

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

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此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

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好惡皆本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之

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蕪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蕪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果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

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

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

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

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謂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值學者盡已推已之見。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

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及。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

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者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驪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已則必至而無次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

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

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矣非止謹儉約也

○子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人所記也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